

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Ability

Haiying Wang

Shanxi Polytechnic College,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bility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various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ability-oriented;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能力导向下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探索

王海英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论文以能力发展相关理论为基本框架, 阐述了职业教育构建模式的生成机理。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中国职业教育在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

能力导向; 现代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

1 引言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通过职业而教育的活动, 其吸引力就在于把产业的职业能力需求与教育体系的资格、职业和教学标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从而培养公民所需的、能够与工作、家庭和社会生活相融合的综合能力。虽然能力本身是一个比较抽象而有弹性的概念, 基于能力的教育理念在理论背景和起源等方面, 各国也存在诸多差异, 各项工作所需的能力也会因国家、机构和项目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但在 21 世纪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中国, 培养这种包括现代职业能力在内的综合能力已是大势所趋。

【基金项目】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2020-155)。

【作者简介】王海英(1975-), 女, 中国山西吕梁人, 研究生学历, 副教授,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教育研究。

2 能力导向下部分国家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能力是以实践为导向, 集知识、技能和态度为一体的。随着工业 4.0 经济时代的到来, 能力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不仅欧洲联盟的成员国采用这种教育理念, 美洲、澳大利亚、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也在与它合作, 发展有关基于能力培养的国家资格框架、课程设计和评估实践教学, 在过去的 10 年, 甚至在今天职业教育决策和能力框架建设中, 仍然有许多新的基于能力的倡议和例子。例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载有基于能力教育的政策建议; 德国的职业教育强调工作者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所需终身学习的能力;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岗位胜任能力为教学核心。基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 无论是德国、澳大利亚、欧盟还是美国, 最终都是以实践为导向, 培养那些不仅拥有非常好的技术和职业能力, 而且还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适应性、沟通能力和积极学习的能力^[1,2]。

3 能力导向下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模式生成机理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总体而言,虽然以能力导向为主的教育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创新,由于发展背景、基本性质、体系结构和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导致目前各国在推行资历架构和标准化、质量评估等方面具体做法很不一致。例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韩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和先进的职业教育能力理论,都强调未来的劳动者应具有对全人类负责的高度责任心、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质、能将具体的技术问题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综合考虑等方面的能力。与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学者也对有关能力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与国外学者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历时性和民族性差异。比如在研究起步阶段主要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来研究能力的缺失,后来则开始转向从能力的功能、整合和定位概念来加以探索就业环境中产生的包括许多与技能无关的能力应用于不同的职业,并在劳动力流动中实行转移的综合能力研究^[3,4]。

3.1 能力维度分析

能力教育在当今世界得到广泛采用,它不仅涉及能力教育框架的具体实施,还涉及对职业教育总体发展的认可和评估,是多种能力维度的叠加。向心性作为培养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基础的一部分,对于有效的工作绩效是至关重要的;表现力则将能力与有效或卓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学生获得的能力越多越通用,就越容易在职场发生能力转移。当然,基于能力的理论背景和起源是多方面的,在能力定义上增加其复杂性,添加道德维度也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多样性维度,说明能力理论是一种真正的跨学科、多维度的理论集合^[5]。

3.2 基于能力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分析

无论是在职业教育的正式语境还是非正式语境,学生的个体能力在探究协作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力也只有对学习、评价、反馈和反思持续加以关注,才会成为一种掌握的意志,产生自我意识和自我效能感并作为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能力和社会建构的关系上看,以建构主义认识论为基础,通过与他人合作或对话来培养渐进式责任,构建自己的知识,是几乎所有实施主动教学和协作学习尝试

的基础。因此,以整个人发展的需要为起点,发展基于能力的职业教育模式,以激发参与终身学习活动的动机,培养学生专注于面向未来,解决涉及能力发展、批判意识等方面的各种能力是对前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能力领域的全面重构,在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上,实施能力为基础的教育理念势在必行^[6,7]。

4 能力导向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通过对中外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探究分析发现,职业教育是以教育合格的公民有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必备的知识、技能以及更普遍参与社会和日常生产或经营的专业化集群能力为己任的。然而,由于多方原因,现行的中国教育体系分类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愿望与培养“大国工匠”的要求不相适应,加之多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导向主要是与学科逻辑相对应,而不是针对职业工作要求或职业活动领域,各企业和教育部门在执行政策、法规和机制等方面也有很大差距,使得中国的职业教育很难形成职前职后教育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个人终身持续发展的有效互动格局^[8]。

4.1 存在问题

4.1.1 能力转移驱动因素缺乏

一直以来,能力被视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驱动力就是使教育与工作世界相接轨,学生们凭借这些优势发挥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席之地。然而,由于职业教育的制度建设与管理未能跟上时代要求,所以不能及时拓宽职业教育课程或将其作为重点来重新编排和命名,在教育课程国际化、教育商品化、在线学习等方面也并未走在世界前列。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本身在结构上正在发生变化,再加上各责任主体在实践学习和锻炼方面监督不到位,所以无法通过协作、集体知识共建和混合学习构型等方式在区域创新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对学生成功实施能力转移、在专业任务或问题情境中培养学生灵活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9]。

4.1.2 公众认知有待加强

在中国,“学职业技术低人一等”的观念根深蒂固,“断头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拦路虎依然存在。到目前为止,职业教育依然以选拔性教育为主,学生入学年龄大多在学龄阶段,教育方式主要集中在学校进行。这就导致学生在初中和

高中毕业后进入职业院校,并不是因为对职业本身的兴趣,反而因考试分数低而不得已的选择。此外,职业教育依然被认为是一种低地位的教育类型,再加上部分职业院校在师资状况、实验实训条件、实习基地、教学实训方案、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方面准备不足,学校投入相当有限,职业院校的学生上大学和找到更有名望职业的机会更少,社会认可度非常低。

4.1.3 培养模式亟待完善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仿生大脑、学习型机器人、无人机和能量远程传输等都将存在于现实中。因此,职业教育必须为这些根本性的创新及时做好准备。然而,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职业教育能力框架并未定期更新,以能力发展为导向的课程研究和教与学之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此外,在能力教育中,对教师的关注总体上过于稀少,评价标准又偏重学历和学术而轻实践能力,从而造成职业院校实践型师资不足,培养模式与培养目标不相适应,专业设置无法适应社会需求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在这种新业态、新模式下,让复杂的职业操作任务在校本学习环境中顺利实现,让学生在 school 环境中掌握职业和专业的各项挑战,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10]。

4.1.4 校企研互利共生机制尚未发展成熟

连通性、实践性和多样性被认为是发展职业能力的三大必要条件。现代职业教育要想对接时代发展、对接数字经济、对接科技进步、对接市场需求以及对接新职业岗位,就必须尽快实现中高本硕博学历层次的纵向贯通和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专业、岗位的横向融通。然而,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教学和实践两张皮,未能从发展的角度展示学生能力成长的立体框架,因此培养的毕业生缺乏必要的就业技能、高阶思维、元认知、能力成熟度、动机和积极的自我效能感,不能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此外,校企研互利共生机制发展尚未成熟,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企业和学校深度合作的积极性。

4.2 以能力教育为导向,分析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4.2.1 不断加强顶层政策设计,推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通过不同层次能力框架规定学生在职业或工作中所需的各种有效表现,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专业能力以及发展

能力。因此,在具体引入和制定相关教学标准时,职业院校应以国家能力导向为基准,在充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积极与企业互动和合作,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并尽可能通过真实的评估来评估自己的能力。对教师而言,除了进行能力导向的课程整合外,还应对学生进行职业岗位胜任力要素分析,培养学生对社会、科学或伦理问题的反思能力,最终成为社会合格的人才和公民^[11]。

4.2.2 加强资源共享,打造深层次产教协作平台

随着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发展,能力教育被赋予相关领域以更新的能量、给予个体更高的智慧、促进主体更快的发展速度。因此,职业教育要想培养出一批“治事之才”,就必须在教学设计的第一步就开始与职业对接,让学生充分利用独特的机会向其他院校的教授学者学习。具体来说,首先从政策和经费等方面全方位扶持、奖励和学校合作的企业;其次应集中发展为本区域产业集群和企业服务的专业化能力;最后应以制度化的公司实习来加强标准化的校本学习项目,切实提高动手能力。

4.2.3 以能力导向教育为基准,加强跨界、融合的连接教育

跨界是形成全球市场持续创新发展最主要的来源。首先,应调动企业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实现学校与企业对课程的共同管理、共同评价。其次,通过共享的教学策略和情景化教学方式,让学习者真正具备足够的概念性知识和职场执行各种任务的能力。最后,通过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搭建人才学历上升“立交桥”等方式,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大国工匠”打好坚实基础^[12]。

4.2.4 构建内外联动创新体系,提升融合发展水平

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史表明,职业教育既是授人以一技之长的实用性教育,又承担着振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任,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加快了国际秩序的重塑和国际规则的角力。因此,我们应在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有基础,敢于尝试,既优质引进,更注重高质输出,走开放融合的国际化道路,在开放包容中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一方面,加强政策沟通,树立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机制与模式,以智库服务为突破口,以联盟等形式抱团出海,全力打造以产教融合为主线的高端跨国产教融合平台^[13-15]。

5 结语

总之,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特征之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格局正从一元结构走向跨界的双元结构,跨界整合是过程,而融合重构既是方法,也是结果。因此,要想使学生在就业时获得足够的能力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多的机会,就必须加强制度支撑,不断加强国家层面顶层政策的设计,对学历教育中“职业教育”概念予以重新定位,将学生的学习和技能全方位结合起来,重构职业教育育人能力,最终形成以开放带动创新、让创新支持开放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参考文献

- [1] 李政. 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价值研究——知识论的视角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 [2] 贾晓莉. 新职业主义产生的背景及其理论框架 [EB/OL]. <http://www.pinlue.com/article/2019/04/0706/408563884526.html>, 2008.
- [3] 徐其成. 浅谈“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理论——兼析“能力本位”和“技能本位”教育理论的区别 [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7(06):85.
- [4] 李宇红. 能力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5] 刘莉.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的时代意义 [J]. 职业技术教育, 2018(03):12.
- [6] 牛增辉.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路径探索: 基于人本主义视角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 [7] 宋乐. 能力本位教育视阈下我国职业教育育人模式探讨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12):31.
- [8] 张军平. 终身教育理念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模式与完善路径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03):41-42.
- [9] Heta R., Petri 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learners experienced work-place curriculum [J]. *Vocations and Learning*, 2020(13):113-130.
- [10] Ingrid.H.L., Susanne G.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in and of voc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J]. *Nordic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8(08):3-4.
- [11] Mahmut O., Matjaž P. Dreams and realities of school tracking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J].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0(05):211-212.
- [12] Zhangxing G., Tao 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J].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2020(11):416.
- [13] Martin M. Competence-based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J]. *Education and Competence Studies Group*, 2017(02):621-622.
- [14] Sarojni C., Rupert M. et al.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sues, concerns and prospects [M].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8.
- [15] 国研智库与江苏省商务厅研究项目组. 以开放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以江苏高质量发展为例 [J]. *中国发展观察*, 2020(02):12.